

法國短篇小說集

黎烈文選譯



會究研學文
書叢著名學文界世

集說小篇短國法

譯選文烈黎

行發館書印務商

序

這裏結集起來的十五篇法國短篇小說，是五年來零零碎碎譯出，先後在現代文學，譯文，文學季刊，申報月刊，自由談等刊物發表過的。因為每一篇後面都有着短略的「附記」，這「序」原是可以省略了的，但有幾點不得不在這裏簡單地聲明一下：

(一)這裏面未婚夫，晚風，蜃色的辰光，他們的路，一個大師的出處，熱情的小孩等六篇，都是亡妻嚴冰之選的材料，由她譯過頭道，再由我根據原文加以詳細的訂正，然後發表了的。發表時的署名，因為當時的便利，有的寫着她的名字，有的寫着我的名字，有的則隨便寫着一個筆名。

(二)田園交響樂和反抗兩篇，在這「短篇小說集」裏要算特殊的例外。因為這兩篇原作並非短篇，而是從長著裏面截取的一段。我記得這是因為文學編者在出「翻譯

專號」之前，指定請我翻譯羅曼羅蘭和紀德兩人的著作。我當時因這兩位的短文非常難找，便取巧在他們的長著裏面揀着一個自成段落的插話譯了，聊以塞責。我覺得在翻譯人手不多，宏篇鉅製，一時無法介紹的今日，爲使一般讀者領略一點大作家的作風起見，這辦法是可以嘗試的。卽在現今，歐美出版界在編輯雜誌及 Anthologie, manuel 一類東西時，也仍然採用這辦法。

(二)這短篇集祇是許多陸續發表過的譯文的集合，事先並無任何計劃，也不會根據什麼標準加以選擇。這大致是譯者偶然讀到什麼，覺得還感興趣，便譯了出來。但也有例外，譬如故事十篇在譯文發表時，就是因爲要給愛倫堡(T. Ehrenbourg)的一篇論洛亞的文章助興，而信在初次發表時，曾有過如下的附記：「幽靈之說，今之識者每以爲妄，然輒近泰西 symbolisme, mysticisme 一派文人如 M. Maeterlinck, P. Claudel 等，多以怪誕荒唐之物，寄其幽玄飄渺之懷，說鬼談神，屢見不鮮。譯者近罹鉅痛，頗涉遐思，

日來讀象徵派詩人奈尼葉著作，偶見斯篇，益增奇想……」云云，這即是說：那時我正悼亡，萬分無奈時，也真希望有着靈魂一類的東西的存在。看了這篇小說，覺有意思，便譯了。

至於翻譯技術方面，我向來奉以自勉的是：第一明白，第二忠實，第三漂亮，但頻年用力譯事的結果，覺得第一項或許做到了；第二項自己也以為或許做到了，然仍恐有些注意不到的地方；第三項則當然差得很遠，還有待於高明的讀者的指教。是為序。

黎烈文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目次

埃特律利花瓶	梅里美	一
大密殊	左拉	四八
血	左拉	六〇
名譽是保全了	科佩	八〇
未婚夫	雷布拉	九七
信	奈尼葉	一〇四
客	賴納	一二二
反抗	羅曼羅蘭	一二四
晚風	李奈爾	一四三

田園交響樂·····	紀德·····	一五一
董色的辰光·····	波爾多·····	一六〇
他們的路·····	巴比塞·····	一七三
一個大師的出處·····	莫洛亞·····	一八一
故事十篇·····	莫洛亞·····	一九〇
熱情的小孩·····	哲恩·哥茫 加密爾·塞·····	二三四

埃特律利花瓶

梅里美作

奧古斯特·聖克雷在所謂「社交界」是毫不可受人喜歡的；主要的原因是他祇想使得自己高興的人們高興。他追求着這一部分人，而趨避着另一部分人。並且他粗心而又懶散。某晚，當他從意大利劇院出來時，A侯爵夫人問他宋達姑娘唱得怎樣。「對啦，夫人，」聖克雷浮看愉快的笑容回答，同時他心裏卻完全想着別的事情。人們是不能把這可笑的答案歸之於他的怯懦的；因為他和一位貴族，一位偉人，或甚至一個時髦婦女談話時，都髣髴在他的同輩談話一般剛直。——因此侯爵夫人斷言聖克雷是一個非常粗魯而且癡呆的東西。

某星期一，B夫人邀他吃飯。她頻頻和他交談；於是，從她家裏出來時，他辭言從來沒有遇到過比她還可愛的女人。B夫人是化了一個月的功夫在別人家收羅智慧，而以一晚

功夫消費在她自己家裏的。同一星期的星期四，聖克雷再遇着她。這次，他已稍稍覺得厭倦。另一次訪問，便使他決定不再在她的客廳出現了。因此B夫人宣佈聖克雷是一個沒有禮貌並且趣味極惡的青年。

他生來便有着一颗溫柔善愛的心；可是，當他達到一般人太易感受那種終身不會忘記的印象的年齡時，他那太過流露的感受性，使他招來了朋輩的嘲諷。他是驕傲而有野心的；他像孩子般的信奉着別人的意見。從那時起，他便化了一番功夫來隱藏一切他所視為不名譽的弱點的表情。他達到他的目的了；可是他的勝利是化了很大的代價得來的。他可以把他那溫柔的情感在別人面前掩蔽起來；可是，當他把這種情感幽閉在他自己心裏時，他卻使它百倍地昂奮着。在交際場中，他得到無情和冷漠的那種悲感的名聲；而當他孑然獨處時，他的不安的幻想使得他越是不願把那秘密告人，越是痛苦得厲害。

要得到一個朋友的確不易！

不易！難道這是可能的嗎？難道有過兩個人，彼此沒有任何祕密嗎？——聖克雷是毫不相信友誼的，這事人家也可看得出來。大家覺得他對於交際場中的那班年青人，冷淡而且謹慎。他從來沒有探問過他們的祕密；但所有他的思想和他的大部分行動，在他們看來，都是一種神祕。法蘭西人是喜歡談論自己的，因此聖克雷雖不情願，也做了許多知心話的保管者。他的朋友們——這兒的所謂「朋友」，是指那些一星期會到兩次的人們——都埋怨他對於他們沒有信任；不錯，那不待考問，便將自己的祕密講給我們聽的人，通常是以不能聽到我們的祕密而覺得憤慨。人們是以爲自己向人傾吐心曲時，也可聽到別人的心曲的。

「他是把扣子一直扣到齊下巴的，」某天那漂亮的騎兵隊長亞爾芬斯·德·特米勒說：「我從來不能得到這魔鬼般的聖克雷的絲毫信任。」

「我以為他是有一點耶穌教徒的嫌疑，」朱爾·朗柏接著說；「有人對我發誓說，他有兩次遇見聖克雷從聖修爾披士教堂出來。任誰都不知道他想的什麼。至於我呢，我是始終覺得和他在一塊便不舒服。」

他們分散了。亞爾芬斯在意大利大街遇見聖克雷低着腦袋走路，什麼人都沒瞧見。亞爾芬斯攔住他，抓着他的手臂，於是，當他們還沒走到和平街時，他已把自己和那有着一個非常嫉妬而又粗暴的丈夫的某夫人的戀愛故事，完全講給他聽了。

同晚，朱爾·朗柏和人賭牌把錢輸光了。於是他跳起舞來。當他跳舞的時候，碰着一個也因輸光了錢正沒好氣的男子。因此彼此口角起來：約了期間決鬥。朱爾請聖克雷給他做副手，並且趁這機會，向他借了些錢，這錢他一直忘記還他的。

總而言之，聖克雷是一個頗為易交的人。他的缺點祇對他自己一人有害。他為人親切，常常使你喜歡，很少時候令人厭惡。他遊過很多地方，讀過很多書，但祇在別人要求的

時候，他才說起這兩宗事情。並且，他身材修偉，漂亮；他的臉貌高貴而又聰明，差不多常是現得太過莊嚴；可是他微笑起來，便滿面春風，現得非常可愛。

我忘記了一個重要地方：聖克雷在一切女人面前都很慇懃，他找她們談話比找男子談話熱心。他愛上了什麼人嗎？這事是很難決定的。不過，如果這冷酷的人兒心有所愛時，我們知道那美麗的瑪狄爾德·德·哥爾西伯爵夫人該是他所選中的對象。這是一位年青寡婦，在她家裏我們可以常常看到聖克雷。爲要論定他們的密切的關係，我們有着以下的推測：第一是聖克雷對於伯爵夫人的繁重的禮貌，而伯爵夫人對他亦然；其次是他從來不在交際場中說出她的名字的那種矯飾；即萬不得已要說到她時，也絕不加一句褒語；再次是當聖克雷認識伯爵夫人之前，狂熱地喜歡着音樂，而伯爵夫人卻對於圖畫有着同等的愛好。在他們會見之後，他們的嗜好竟交換過來了。末了是伯爵夫人去年曾往海濱洗浴，聖克雷在她動身六天之後，也跟着走了。

我的故事家的職責使我不得不宣佈：一個七月的夜晚，在日出之前不久，一座鄉下房子的花園門啓開了，一個男子懷着恐怕被人遇着的扒手般的警戒，由那門裏走了出來。這座鄉下房子是哥爾西夫人的，而這男子是聖克雷。一個女人裹着一件披風，把他送到門口，當他踏上那緣着花園的圍牆伸展着的小路走開去時，她把頭伸出門外，爲的好再看到他一會。聖克雷停了腳，向自己周圍打量了一眼，便用手對這女人做着樣子叫她進去。夏天夜晚的亮光，使他能够瞧出她那蒼白的臉孔，老是一動不動地留在原處。他轉身回來，跑近她。把她溫存地抱在懷裏。他想把她勸進去；可是他還有許多話要和她說。當他們聽到一個往田裏工作的農夫的聲音時，他們已經說了十分鐘的話了。交換了一個接吻之後，園門便關了，而聖克雷一跳便走到了小路的盡頭。

他循着一條髣髴很熟的路走去。有時差不多快樂的跳起來，用他的手杖擊着荊叢

飛跑；有時又停下來，或慢慢地走着，瞻着東方染上紅色的天空。總而言之，看他那樣子，人家一定會說這是一個因為打破了囚籠而快活極了的瘋人。步行半小時後，他走到了他租來過夏的一所孤獨的小屋門前。他有一把鑰匙；他進去了；隨後他把身子投在一隻大沙發上，他在那裏閉着兩眼，嘴脣給一個甜蜜的微笑弄彎着，他想着，他清清楚楚地醒着在做夢。他的幻想這時祇給他一些幸福的念頭。「我是多麼幸福啊！」他心裏時時這樣想。「我終於遇着這了解我的心的心了！……不錯，我所得着的正是我的理想……我同時得着一個朋友和一個情人……怎樣好的性格啊！……怎樣熱中的靈魂啊！……不，她在認識我以前，從來沒有愛過別人……」不一會，當虛榮心照常溜入這類俗世的事情時，他想到：「她是巴黎最美的女人。」於是他的幻想同時給他描出她所有的動人的地方——「她在一切人中選中了我。她有着交際社會的精華，做她的崇拜者。那如此漂亮，如此勇敢，並且還不甚愚魯的輕騎兵上校——那能够畫出那麼美麗的水彩畫，並且小

喜劇演得那麼好的青年著作家——那曾經到過巴爾幹並曾在狄耶畢撒手下做過事的俄國人羅威那絲——尤其是加密爾·T，他的確有幾分才氣，有些漂亮的舉止，額上有着一條美麗的刀痕……她把他們都委婉地辭謝了。而我……」於是他又反覆想着：「我是多麼幸福！我是多麼幸福！」於是他立起身，把窗子打開，因為他不能呼吸了；隨後他來回走着，隨後他滾在他的大沙發上。

一個幸福的情人，幾乎是和一個不幸的情人一樣討厭的。我有一位朋友，常是陷在這兩種境地中的一種裏面，他是除掉請我吃餐好飯以外，再沒有旁的辦法可以拉住我去聽他的談話的。當吃飯的時候，他有着談論他的愛情的自由；但等到喝過咖啡以後，那便無論如何非改換話題不可。

我既不能請我所有的讀者吃飯，我便也餓了他們，不要他們來聽聖克雷的愛的思想了。並且，誰也不能老是住在雲端裏的。聖克雷疲倦了，他打着呵欠，伸着懶腰，看見天已

大亮；這時畢竟非想到睡眠不可。當他醒來時，他在錶上看到他幾乎連穿好衣服跑往巴黎的時間都沒有，因為巴黎有人約了他和他認識的幾個青年吃飯。

*

*

,

*

*

這時他們又開了另一瓶香檳；這究竟是第幾瓶，那我要讓讀者去決定。讀者祇須知道這時他們已到了大家都想說話，精明的頭腦也開始糊塗起來的時候就得——在一羣男孩子的宴會中，這時候是頗易到來的。

「我希望，」亞爾芬斯·德·特米勒說，他是從來不肯走失一個機會談到英國的。「我希望每人給他的情婦舉一個祝杯，這事成爲巴黎的風習，正像是倫敦的風習一樣。這麼一來，我們便可明白。我們的友人聖克雷究竟戀着誰人。」

他一邊這麼說，一邊把自己和鄰座的酒杯斟滿了。稍稍感着狼狽的聖克雷準備答復；可是朱爾·朗柏搶在他前面：

「我非常贊成這種習慣，」他說「並且我就採用它。」

於是他舉起他的酒杯說：

「祝福所有巴黎的製帽女人！但年已三十，祇有一隻眼睛或跛腳的除外。」

「好呀！好呀！」一班少年英國狂同聲叫着。

聖克雷立起來，酒杯端在手裏。

「諸位，」他說，「我並沒有一顆像我們的朋友朱爾那樣偉大的心，可是我的心是比較持久的。並且因為我多時以來便和我所想念的女人分離着，我這種持久心更加可貴。然而我確信你們會贊成我的選擇，假使你們不早就是我的情敵的話。諸位，讓我們祝福朱狄特·巴斯達罷，我們不久便可再見到歐洲首屈一指的悲劇演員了！」

特米勒想要對這祝杯加以指責，但旁人的采聲把他阻住了。聖克雷既逃過了這個難關，以為這天已可置身事外。